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蒼要卷七千四百二十八 史部

御定資治通鑑綱目三編卷十六

起戊申明孝宗弘治元年
盡丙辰明孝宗弘治九年 凡九年

中戊 孝宗敬皇帝元年春正月以何喬新為刑部尚書

喬新初為刑部侍郎以剛正為萬安劉吉所忌帝嗣位安等擬旨出喬新為南京刑部尚書借升秩以遠之中官懷恩不平詣閣正色曰新君立當用正人胡為出何公安等默然既而刑部尚書杜銘罷羣望屬喬新而吉代安為首輔衆忌之闕久不補帝以王恕薦乃有是命

二月帝耕藉田

孝宗是時立本
逾年諫閫之中
本不當舉行耕
藉即云典不可
缺亦祇應僅躬
秉耒以為農先
乃竟設宴如常
實為非禮馬文
升自當因此據
理直陳願不言
燕衍之失而止
咎教坊之瀆亂
宸聰已為昧于
輕重况進言亦
自有體正色已
足伸諫直而致

禮畢宴羣臣教坊以雜伎進馬文升厲色曰新天子
當知稼穡艱難豈宜以此瀆亂宸聰邪即斥去之自

是歲于仲春行

質實

按明史禮儀志洪武二年太祖
始躬行耕藉禮永樂以後惟登

藉禮定為制

極初一行之至是乃定有常儀前期百官致齊順天

府官以耒耜及種桂種進呈內官仍採出授之由午

門右出置綵輿鼓樂送至藉田所至期帝翼翼冠黃

袍詣壇所具服殿服充冕祭先農畢還更翼善冠黃

袍太常卿導引至耕藉位南向立三公以下各就位

戶部尚書北向跪進耒耜順天府官北向跪進鞭帝

秉耒三推三反訖戶部尚書跪受耒耜順天府官跪

受鞭太常卿奏請復位府尹扶耒耜以種子播而覆

之帝御外門南向坐觀三公五推尚書九卿九推太

常卿奏耕畢帝還具服殿陞坐府尹率兩縣令耆老

行禮畢引上中下農夫各十人執農器見令其終畝

百官行慶賀禮賜酒饌三品以上升陞上東西坐四

遠以屬之相干
夫王之于君猶
子之于父人子
幾諫尚當旋容
下氣乃于君父
之側悍然傲色
發聲敬事之誠
安在明代惡習
相沿往往憤激
沽名而不顧格
恭大義史家無
識野從而張大
其辭不復準諸
為理豈可為訓
耶

品以下臺下坐並宴勞者老于壇旁宴畢
駕還宮大樂鼓吹振作農夫人賜布一疋

封哈密衛左都督哈商為忠順王

前二年衛喇特揚汗擁衆數萬謀犯邊哈商知之來
告邊將嚴設備揚汗不得利去憾哈密兵還掠其拉
木城甘肅巡撫唐瑜因請假哈商以名使益因臣節
至是其國人復訴衛喇特之逼欲得中國封以威隣
隣部乃命哈商襲忠順王給金印時衛拉特已與
哈密和且約婚不復擾而土爾番兵端遂自此起

賈拉木城方輿紀要在哈密城西自土爾番入哈密
其往來未有不經拉木者又有哈喇城在其西按

西城圖志哈密舊有十堡今西境凡五堡得五城自
哈密城西六十里曰蘇木哈喇城亦名頭堡又西二
十里曰阿斯塔納亦名二堡又西北四十里曰托郭
樓亦名三堡又西南二十里曰拉布楚喀亦名五堡

其四堡在拉布楚哈西二十里曰哈喇都伯此皆哈
密西境之城為入土爾番孔道則舊稱哈喇者乃今
哈喇都伯舊伯拉木者乃今拉布楚喀音訛為拉木
耳唐瑜字廷美上海人。揚汗舊作養罕拉木城舊
作刺木城
今並改

罷選淑女

中官郭鏞請豫選妃嬪以廣儲嗣庶子謝遷上言山
陵之工未畢諒間之痛猶新此必宜暨巧為諛詞以
動陛下非本心也陛下富于春秋侯祥質實謝遷字
人姚禪之後徐議未晚願亟寢前命從之
質實于喬餘

三月揭文武大臣等姓名于文華殿壁

兩京文武大臣外官知府守備以上吏兵二部並
疏其姓名揭于殿壁如有遷罷即以新除者易之

帝詣國子監行釋奠禮

帝親釋奠于先師加幣用太牢改分獻曰分奠坐奠
倫堂命祭酒費閏等進講閏舉商書說命篇數陳時
憲欽若之義詞旨了暢帝聳聽良久徐諭曰六經
載聖人之道匪知難惟行之艱朕與爾師生勉之質

質

費閏字廷
言丹徒人

御經筵命儒臣日講視午朝

先是吏部侍郎楊守陳請遵祖制開大小經筵日再
御朝畧言大經筵及早朝但如舊儀若小經筵當擇
端介博雅之臣以次進講必于聖賢經旨帝王大道
以及人臣賢否政事得失民情休戚講之明而無疑

乃行之焉而無弊凡前朝典籍祖宗謨訓百官章奏
皆當佇文華後殿退朝披攬日今內閣一人講官二
人居前殿右廂有疑輒問一日閑居文華殿之時多
處乾清宮之時少則欲寡心清臨政不惑得于內者
深而出治之本立矣午朝則御文華門大臣臺諫更
番侍直事已具疏者用揭帖舉崖畧口奏陛下詳問
而裁決之在外文武官來覲俾條列地方事面陳大
要付諸司評議其陞辭赴任者隨所職任而戒諭之
有大改則御文華殿使大臣各盡其謀勿相推避不
當則許言官駁正其他具疏進者召閣臣議可否以
行而於奏事辭朝諸臣必降詞色評詢博訪竭下情
使賢才常接于日前視聽不偏于左右合天下之耳
目以為聰明則資于外者博而致治之綱舉矣如或
經筵常朝祇循故事百官章奏皆付內臣調旨批荅
臣恐積弊未革後患滋深疏入帝深嘉納遂于月之
丙子開經筵翼日丁丑命儒臣日講越六日壬午視

午朝皆自守陳發之時謝遷為講官務誠
誠開帝意每進講敷詞詳切帝數稱善

質實

楊守
陳字

維新
邦人

起用言官謫降諸臣

時擢林俊強珍為按察副使命科道官闕者悉增補
南京吏部主事儲燿因言先朝直諫諸臣既蒙軫念
起改官資而前主事張吉王純中書舍人丁璣進士
敖毓元尚棄嶺海蠻瘴之間臣甚惜焉又前進士李
文祥當陛下御極之初倡衆敢言冀益新政大臣厭
其少年陽示培植而陰挫抑之天下皆知非陛下意
方今增補諫官乞召此五人寘之風紀論思之地言
論丰采必有可觀帝命部臣起用之純初以抗章留
王恕稱恕社稷臣忤旨貶璣元應星變詔與張吉
各陳時政疏言過切直留中謫璣普安州判官毓元

後謁選得橫州知州中旨降雲南縣丞文祥者萬安孫弘壁同榜進士安重其才疑之家嘗以詩規安安怒帝即位內閣擬登極詔書諫官毋言事文祥上封事極論其非比之李吉甫王安石安與劉吉皆怒票旨授繁劇縣丞歷練遂為陝西咸寧丞以去至是帝雖俞囉言及吏部擬擢官多為吉所糾駁頗不盡起用明年文祥復以王恕薦召為兵部主事

質實

橫州唐置明屬南寧府咸寧唐置明倚西安府

治東今皆因之儲囉字靜夫泰州人丁璣字玉夫丹徒人教毓元新喻人李文祥字天瑞麻城人

發明

自孝宗更新庶政軫念言事謫降諸臣一時如林俊強珍輩時得起改官資布列清要于

是儲囉以丁璣等五人列諸薦剏既從其請而召用之何又任劉吉之陰為阻撓俾丁璣卒滯遠州而李文祥者復待王恕上章再薦始召為兵部主事及蒞任未踰一月遂假吉人之獄闈入其名竟

至獲罪而去雖曰吉實為之然果孝
宗英察有徐吉亦安能施其陰狡哉

夏四月釐正祀典

禮科給事中張九功請正祀典章下禮部尚書周洪
謨等條議以釋迦牟尼文佛上清太上老君不宜修
建齋醮遣官發告古禮幽禁祭星今北極紫微大帝
像之為人稱之為帝非典風雲雷雨南郊合祀山川
壇復隆秋報今徇道家言又有雷聲普化天尊之祀
是瀆也歲以正月十五日為真君張道陵生辰遣官
祭告非制大小青龍神禱雨無應不足祀梓潼帝君
者傳云神姓張名亞子蜀人仕晉戰沒人為立廟唐
宋屢封至英顯王元加號為帝君景泰中因京師舊
廟新之歲以二月三日生辰遣祭神廟食于蜀宜也
與文昌六星無涉其祠在天下學校者當毀永樂中
以道士周思得傳王靈官法有驗乃建天將廟祀靈

官謂宋徽宗時有西蜀薩堅授法于林靈素者其師也因子廟立祖師殿成化中改顯靈宮歲易袍服其費不貲當革靈濟宮祀金闕上帝玉闕上帝蓋五代時徐溫子知證知諤也神世系事蹟非甚異其僭號亦當革於是祀典為之一正時洪謨建議并謂元武七宿不當信道家武當山修鍊之說城隍非人鬼不當有五月十一日誕辰之祭東嶽泰山既專祭封內且合祭郊壇則正陽門外東嶽之祭實為煩瀆帝以崇祀既久不盡從也 **質實** 大小青龍神明史禮儀志云有僧名盧寓西山有二童子來侍時久

旱童子入潭化二青龍遂得雨後賜盧號曰感應禪師建寺設像別說龍祠於潭上宣德中建大圓通寺加二龍封號春秋祭之文昌六星史記天官書斗魁戴匡六星曰文昌官一上將二次將三貴相四司命五司中六司祿漢書天文志謂五司祿六司災晉志則謂四司祿五司命六司寇周禮大宗伯以禎燎祀

司中司命蓋即文昌之祠也靈濟宮在西長安門稍北明永樂十五年建元武七宿石氏石經云北方黑帝其精元武七宿斗牛女虛危室壁有龜蛇蟠結之像武當山在均州南一百里一曰太和山亦曰茶上山又曰仙室明永樂中改名太岳太和山張九功陝州人周思得杭州人

五月嘉興盜起命刑部侍郎彭韶討平之

嘉興百戶陳輔以盜販鹽為邏者所發革官遂招集無賴作兵器四出剽掠郡縣吏置不問輔益恣與其父端子文塔鄧夔等率眾攻府治知府徐霖踰牆走因據府庫縱獄囚劫軍器千戶所執千戶白鑑大掠城中奪舟趨太湖官軍不能過鎮守中官張慶以聞帝以浙江財賦甲天下有銀鑛鹽場之利易以生盜而官吏怠玩武備廢弛嘉興城守轄集之地尚寇賊縱橫則山路僻縣姦宄潛伏乘機竊發者更不可詰

乃命韶馳往巡視借鎮巡官督詞司討捕之韶至浙
官兵大集敗輔衆于吳江端等就擒餘黨多殺傷或
赴水輔還走秀水合兵感之輔自殺賊遂平
是年十一月癸未也于是郡縣吏皆被劾去
質寶江
縣五代梁開平三年吳越以吳之松林鎮置元升州
明仍降縣屬蘇州府秀水縣明宣德四年析嘉興縣
地置為嘉興府治西北偏
今皆因之徐霖襄城人

六月癸亥朔日有食之

諳達求貢

小王子率部落潛往大同近邊營亘三十里遣百人
款求通貢巡撫許進以便宜納之聞于朝所上書自
稱大元汗朝廷方務優容許遣五百人詣京師至八
月與其別部巴廷蒙克王使人俱入朝自是屢入貢

然寇抄諸邊如故
且漸往來套中矣
質實

巴延蒙克舊作
伯顏猛可今改

命戶部左侍郎李嗣刑部右侍郎彭韶清理鹽法

淮浙鹽自憲宗以來為勢家乞中者所擾雖嘗申諭
禁迄莫能屏絕運司不敢與忤每事姑息以是鹽法
日壞商病而課不充過儲匱乏戶部尚書李敏請簡
風憲大臣整理帝以韶方在浙因即命韶理浙鹽而
別遣嗣于兩淮皆兼僉都御史嗣至淮乃建置補餘
鹽之議初洪武創制商支鹽有定場無許越場買補
竈戶勤者正課外有餘鹽送場司二百斤為一引給
米一石其鹽召商開中不拘資次給與成化後令商
收買而勸借米麥以振貧竈至是嗣請令商人買餘
鹽補官引而免其勸借且停各邊開中俟逋課完日
官為賣鹽三分價直二充邊儲而留其一以補商人
未交鹽價由是以餘鹽補充正課而鹽法小變詔以

浙商苦抑配為定折價額蠲宿負憫竈戶煎辦

質實

李嗣字克誠南海人

李敏字公勉襄城人

冬十一月妖僧繼曉伏誅

初繼曉以林俊劾已獲譴知為廷臣所惡虐禍及托稱養母乞空名度牒五百道以歸及星變革國師為民至是給事中林廷玉請逮治之乃令有司執送京師法司論其罪以犯在赦前免死給事中陳瑀言繼曉罪大不當

質實

林廷玉侯官人陳瑀字玉汝長洲人

土爾番殺忠順王哈商復據哈密

土爾番阿爾死其子阿哈瑪特嗣為蘇勒坦聞哈商封忠順王怒曰哈商非忠順族安得封乃偽與給婚

誘引殺之盡奪哈密地留六十人佐伊蘭據衛城而
遣使入貢稱與哈商締姻乞賜蟒服及九龍渾金膝
襪諸物使至甘州哈密都指揮阿穆呼朗告變朝廷
亦不罪番使但令還諭其主返侵地阿哈瑪特傲不
奉命明年阿穆呼朗覘知伊蘭勢單弱請援于邊臣
調赤斤罕東兵夜襲破其城伊蘭遁去因命哈商弟
恩克保刺襲都督同知給新印而阿穆呼朗等以
力薄不能守尋引還哈密城為土爾番據如故
質

實

明史西域傳阿哈瑪特嗣為蘇勒坦在成化十四
年○阿哈瑪特舊作阿黑麻阿穆呼朗舊作阿木

朗今
並改

酉巳
二年春二月振四川飢

命發湖廣歲漕米二十萬先後遣戶部郎中江漢王
空往振之嗣發帑金二萬為飢民耕種之具及秋復

命鎮巡官勘狀免被災稅糧暨流民復業者雜役三年先是流民遂食西出巡撫謝士元檄所部置廣室千餘區作糜食之且令所在給符遣歸道經郡縣驗而廩之衆乃漸復業時朝廷雖命轉湖廣漕久不至賴士元區畫民得以濟會湖廣歲亦歉轉漕竟止不發四川故多盜有野王剛者嘯聚且五年矣劫掠夔州新寧往來大寧大昌諸縣前守臣畏罪匿不以聞乘歲飢王番大小娃復煽亂士元托行邊馳詣其地大小娃懼泥首迺道左立諭散之剛更入轉湖廣竹山竹谿據陝西漢中金州平利西鄉諸郡縣副都御史戴珊方撫治鄖陽請集四川湖廣陝西兵討之于是士元亦遣兵會討賊聞風潰珊督湖廣兵搃其巢盜悉平是年七月畿內亦飢給貧民麥種遣官振河間永平免其稅糧戶給米一石十一月順天飢發倉粟減直

質實

新寧西魏縣明屬夔州府今屬達州大寧宗監元州明洪武九年降縣屬夔州

言官以意氣用
事明代結習可
憎至末流遂以
此儂敗况孝宗
朝政庶維新而
諸臣所言尚撫
拾先朝舊事何
前日之寒蟬一
旦盡變為鳴鳳
乎至王恕等皆

府今因之金州西魏置隋改西域郡唐復置明屬漢
中府神宗十一年改興安州二十三年升直隸州平
利唐縣明屬興安州西鄉晉縣明屬漢中府今皆因
之江漢旌德人王宏文登人謝士元字仲仁閩縣人
戴珊字廷
珍浮梁人

下監察御史湯鼎于獄戍之

初鼎與庶吉士鄒智中書舍人吉人進士李文祥交
善並負意氣裁量人物帝即位文祥上書言新政既
諳成寧丞去智復疏劾萬安劉吉尹直薦王恕王竑
彭韶極言宦官權重之害未幾安直相繼罷斥恕果
召更新庶政言路大開智喜謂志且得行而鼎以言
罪與安直均獨得留抗章請申黜陟語甚剴切然鼎
抨擊自豪間及海內人望王恕以盛暑諸輟經筵鼎
三疏爭語侵怨怨惟自引咎而周洪謨倪岳張悅馬

以老成布列班
聯初無大過湯
鼐乃憑私逞臆
抨擊自豪居心
已不可問且受
知州魏金艷稱
妖夢尤非臺省
所宜其後罪實
由自取特劉吉
以私憾啗嗾糾
彈借端構獄奸
惡更甚耳

文升亦嘗為所吹索以故大臣多畏之吉尤恨鼐次
骨使人啗御史魏璋曰君能去鼐行僉院事矣璋欣
然日夜伺鼐短于是吉人之獄起時帝方命官振四
川饑吉人上言宜遣四使分道振且擇才能御史為
巡按庶荒政有裨因薦給事中宋琮陳瑄韓鼎御史
曹璘郎中王沂洪鐘員外郎東思誠評事王寅理刑
知縣韓福及壽州知州劉槩可使而巡按則鼐足任
之璋遂草疏偽署同官陳景隆等名言吉人抵抗成
命私立朋黨帝怒下人錦衣獄令自引其黨人以鼐
璘思誠槩福對璋又嗾同官陳瑩等言璘福思誠非
其黨其黨則鵠及李文祥鄒智知州董傑逮是也槩
嘗餽送鼐白金貽之書謂夜夢一人騎牛幾墮鼐手
挽之得不仆又見鼐手五色石引牛就道因解之曰
人騎牛國姓意者國傾將賴鼐扶之引君當道也鼐
槩等自相標榜詆毀時政請并文祥智傑逮治疏上
吉從中主之悉下錦衣獄坐槩妖言律斬鼐受賄成

肅州人欺罔削職智文祥傑皆謫官王恕以稟書詞
雖妄與妖言有間上疏申救帝意動命姑繫獄既而
熟審何喬新等言稟本不應妖言律且稟五歲而孤
無兄弟母孫氏守節被旌稟死母必不全務恤乃減
稟死戍海州方彛之論暑月輟講也董傑謁選至京
亦疏抗爭之由是知名為吉所忌故璋指以為吉人
黨文祥自咸寧召為兵部主事未踰月而復坐累謫吉以洩舊憤也璋遂擢大理寺丞

寶寶海州

遼海州南海軍尋置臨海縣為州治金改澄州元省
明洪武中置海州衛屬遼東都司一本朝順治十年
改海城縣屬遼陽府十四年改屬奉天府吉人長安
人張悅字時敏松江華亭人魏璋鄆陵人尋坐事下
獄黜為九江同知悒悒死韓鼎合水人曹璘字廷暉
襄陽人王沂武進人洪鐘字宣之錢塘人東思誠華
州人王寅容城人韓福陝西西安人劉稟濟寧人陳
景隆福建長樂人陳壁高郵人董傑字萬英涇縣人

以馬文升為兵部尚書兼提督團營

前年夏文升以都御史督團營至是代余子俊為尚書兼督如故時兵政廢弛西北部落不時窺塞下文升嚴覈諸將黜貪懦三十餘人奸人大怨夜持弓矢伺其門作謗書射入東長安門內帝聞詔錦衣衛緝捕給騎士十二人衛出入文升乞休榭論之文升以營軍久苦工役力陳其弊又請于每營選馬步銳卒二千遇警徵調且遵洪永故事五日一操以二日走陣下營三日演武皆報可

夏五月河決開封入沁河

河決自原武由開封黃沙岡六所又決埽頭五所東北入河沁溢流為二一決南岸自于家店經蘭陽縣南東至歸德由徐邳入淮一決北岸自封邱縣之荊隆口漫祥符潰儀封縣之黃陵岡東經曹濮入張秋

運河即邑多被害示梁尤甚議者請遷開封城于許州以避患布政司使徐恪持不可乃止命所司役夫五萬人治之已而命戶部侍郎白昂總理河道昂舉郎中婁性協治役夫二十五萬築陽武長隄以防漲秋引中牟決河出滎澤濬宿州古汴河又濬歸德睢河使河流入汴汴入睢睢入泗泗入淮以達海南北分治水

忠稍寧質實

一統志埽頭現在開封府城東北四十里于家店在陽武縣東接封邱縣界儀

封縣元因衛邑名置縣明屬開封府今因之黃陵岡在儀封縣東北五十里接山東曹縣界許州春秋時許國秦漢為許縣後周為許州明屬開封府今升直隸州古汴河在宿州城北自河南永城入界又東南流入虹縣界隋時自汴開河經州境至泗長千三百里兩岸築隄今州城東南尚有故跡名曰隋隄歸德睢河在府城南自陳留縣東南經睢州寧陵之南流入境又東至夏邑永城之南而入徐州汴水即禹貢

之灘水謂河出為灘也春秋時謂之泲水秦漢間曰鴻溝漢志謂之狼蕩渠泗水源出山東泗水縣東五里陪尾山至濟寧分流北流謂之北清河南流謂之南清河南清河南流至江南宿遷縣睢水入焉又南至清河縣分西北三汊河口達淮徐恪字公甫常熟人白昂字廷儀武進人

秋七月詔求直言

詔曰近者京師靈雨南京有大風雨之異朕當檢身勤行祇謹天戒爾文武羣臣其勉加修省政事有關失當更正者以聞于是給事中韓重等應詔陳四事一存敬畏以契天心一慎用人以奉天命一祛弊政以消天變一謹號令以肅天威帝深嘉納然御史歐陽旦上言七事極抵閣臣劉吉不職乞罷歸田里帝以其妄言質實韓重降州人歐陽旦安福人切責之

冬十二月甲申朔日有食之

賜故少保于謙謚

從應天府尹于冕請也帝曰謙能安社稷以過寇略其定國捍忠之績著矣中雁權奸之害雖先帝已嘗昭雪優加褒恤而不使之廟食于後猶未足為勗忠者勸乃加贈光祿大夫上柱國謚忠愍立祠墓所賜

穎曰

質實

西湖志旌功祠在三台山崇明史本傳作肅愍與明實錄作忠愍者異

庚戌二年春正月下南京御史姜綰等十人于獄尋貶官宥太監蔣琮罪不問

南京沿江蘆場故隸三殿給中官採用成化初江浦縣田多沉于江而濒江生沙洲六民請耕之以補沉

江田額州與蘆塲近太監黃賜為守備時受奸民獻指為蘆塲收其利民失業歲額租課仍責償之民帝立詔勢家悉返投獻地縣民乃相率愬于朝下館等覆按守備太監蔣琮脅館欲其右已館怒偕同官劾琮奪民利因及其侵漁諸不法事刑部尚書何喬新請移南京法司勘其罪琮條辨官疏謂已嘗奏下李汝省獄館喬新其鄉人共頌已圖報復事未白而太監蔣鏞請再勘後湖田之獄後湖者洪武時置黃冊庫其中令主事給事中各一人守之百司不得至且禁湖塲勿田歲多湖漸淤塲日廓太監陳祖生遂墾為田御史余濬劾其違制下南京主事盧錦勘報時錦與給事中方向監後湖黃冊祖生慮錦勘實遂訐錦向嘗戍湖灘葺實侵官利復下其事于應天府尹尋白矣會鄧鏞奉使兩廣道南京賀方舟泛湖御史孫絃以擅遊禁地劾鏞怒歸愬于帝言府尹楊守隨勘錦向失出御史不劾奏獨繩內臣帝乃遣太監

何移大理寺少卿楊謚再勘後湖田及綰琮互訐事
比報謂守隨失出如綰言綰絲互訐皆私忿琮不當
受獻地屬勘官証指綰喬新為政省黨綰等不當還
忿漬奏乃褫錦職謫守隨向有差綰與同官孫絳劉
遜金章紀祭曹王譚肅徐禮余濬給事中繆摯皆逮
治給事中陳瑀等言不宜以一內臣而置御史十人
於獄不聽至是遂宥琮而貶綰等為州判官祖生雖
違制墾田亦不問是時大學士劉吉方牢寵言路建
議起遷科道官處以不次之擢顧兩京言官攻吉不
已言恨甚既咤魏璋與吉人獄以斥己所惡者而綰
琮互訐事復起琮素恃才辯為同類所疾獨吉比之
因太監鏞亦惡言官遂交譖于帝故帝特右琮而抑
綰等尚書李敏等屢言琮綰同罪異罰失平帝先
入吉譖不納也由是中外益惡吉所為為之側目

竇

姜綰字壬卿弋陽人余濬慈溪人盧錦長壽人方
向字與義桐城人孫絳字文冕鄆人楊謚字文寧

儀封人劉遵安福人金章寬山人紀榮磁州人曹玉
江寧人譚肅壽張人徐禮餘姚人繆擣字全之溧陽
人

二月免河南南畿湖廣稅糧

時以河南當河決後民困未甦特詔蠲其秋糧越三
日戶部以鳳陽淮揚鄆陽南陽諸郡水旱請免徵芻
糧及麥熟之稅帝曰凶歲當損上益下必欲取盈如
民病何部臣言甚稱朕旨並如所請行已而潞沁二
衛所屯田被災明制屯田災及三分乃免糧部臣格
于例不敢請蠲帝聞之曰歲飢方將振之安可復徵
特免
賫實
潞沁州千戶
所並隸山西都司

三月限天下預備倉積粟之數

預備倉之設固欲廣為儲蓄以濟凶荒但立法美意亦當措置有方期于通行無阻若必十里而積粟萬石則窮鄉僻壤何所取資勢必購糴繹騷欲興利而轉以滋弊況令州縣軍官皆以及數者為旌擢則有司惟志在取盈必至橫征苛派累及閭閻

洪武中始設豫備倉選耆民掌之後漸廢弛于謙撫河南山西修其政周忱撫南畿別立濟農倉他人不能也正統時重侵盜之罪至僉妻發戍且定納穀千五百石者救獎為義民免本戶雜役凡振飢米一石俟有年納稻穀二石五斗還官至是限州縣十里以下積穀五千石二十里積二萬石其上以是為差至八百以下限積十九萬石衛千戶所積五千石百戶所積三百石考滿之日稽其多寡以為殿最不及三分者奪俸六分以上謫官

秋閏九月禁宗室勲戚奏請田土及受人投獻

帝登極後詔勢家所受獻地悉歸之民尋有南京蘆場之訟其弊未革刑科給事中胡金復以為言乃申是命已而奉御趙瑄獻雄縣地為東宮莊戶部尚書周經劾其違制下瑄詔獄救諸王輔導官導王奏請

尚何實惠之足

言乎

欽定四庫全書

卷十六

者罪之然帝性寬厚雖屢中禁不能盡執法其後奏獻不絕乞請亦愈繁微興岐衡四王田多至七千餘頃會昌建昌慶雲三侯爭

實實

按外戚恩澤表會昌

曰帝輒賜予卒莫之禁也

侯孫繼宗子銘成化

十六年襲慶雲侯周壽成化十七年

封建昌侯則張延齡也胡金漢陽人

發明

明宗室勲戚之有莊田自太祖始其有乞請則自仁宣時始厥後投獻之風起侵奪之弊

生而莊田厲民滋甚孝宗燭知其害一旦申禁而約飭之庶乎除民所疾苦矣乃未幾而奏獻如故陳乞愈繁四王三侯競取膏腴以撓法制不知孝宗何所瞻徇而竟不能使令行于貴近哉方成化四年憲宗禁勲戚請民田尋又由從慶雲伯之請其取譏于選悞固宜獨孝宗求治方殷顧亦出此屢申禁而中多更變施善政而弗克有終優柔姑息之害於政事一至此耶

紫天文志箕南
有杵星而無白
星且天津在女
宿之上自此而
東逼營室中間
所歷係虛危分
度與箕宿毫無
交涉蓋危上有
內杵三星內白
四星丹元子所
謂危之黑五號
人星人畔三四
杵白形者正其
所歷之地註引

冬十一月有星孛于天津詔羣臣言闕失

大學士劉吉等言妖星見天津歷杵白近營室考之
載籍其占為兵為飢為水旱令兩畿河南山西陝西
旱蝗四川湖廣歲不登倘明年復然恐盜賊竊發禍
亂將作願陛下節用度罷宴遊屏讒言斥異教留懷
經史講求治道沙河修橋江西造堯罷南海子繕垣
墻皆非急務宜悉停止帝嘉納之初吉在成化時無
所規正及帝即位見帝仁明同列徐溥劉健皆正人
而吉于閣臣居首兩人有論建吉每署名于前托正
論以自質實
晉書天文志天津九星橫河中主四瀆
蓋焉
津梁杵白輯覽注引晉天文志杵三星
在箕南按史記天官書杵白星危南注杵三星在大
人星旁主軍糧占正下直白吉與白不相當軍糧絕
也白星在南主春其占覆則歲大飢仰則大熟也又
史記營室為清廟注元命苞云營室二星堯陶精類

箕南之杓星非是

始立綱紀包物為室爾雅云營室謂之定郭璞注定
正也天下作宮室皆以營室中為正也一統志南沙
河在昌平州南即古易荆水也源出神頭嶺山
東流逕鞏華城南又東逕竇家莊入北沙河

十二月京師地震

是月十二日己未也日凡再震

四月春二月敕法司慎刑

敕法司曰曩因天道示譴救天下諸司審錄重囚矜
疑放遣者數十百人朕以為寬之于終孰若慎之于
始嗣後兩京三法司及天下問刑官務存心仁恕持
法公平詳審其情罪所當毋姑息毋苛刻毋傳致于

一時冀不

坐于他日

三月建兩廣總督秦紘尋免歸

初紘涖鎮劾總兵官安遠侯柳景貪暴不法逮下獄
景亦訐紘劾無左證法司當景死景速姁周太后家
有與援訐紘不已命并逮紘連鞠卒無罪詔宥景死
奪爵閒住而紘亦罷歸王恕請留紘不納紘自成化
末被誣為尹旻黨謫官帝即位以恕薦督漕運尋督
兩廣軍務在制府二年多所飭治時中官武臣鎮兩
廣者率縱私人擾商賈高居私家擅理公事賊殺不
辜交通土官為奸利前督臣宋旻屠瀟灑不敢言紘
至疏聞于朝且言天下鎮守官皆得擅執軍職受民
訟非制請嚴禁絕總鎮府故有賞功所歲儲金錢數
萬費出無經宜從都御史勾稽廣湖南韶多盜當設
社學編保甲以絕盜源帝悉從其請息成知州岑欽
攻逐田州知州岑溥與泗城知州岑應分據其地紘
督兵入田州逐走欽還溥于府留官軍戍之亂遂定

復遣將討平黎賊于陵水徃賊于德慶方議剽後山賊而連治命下絃部署軍事畢從容就道儀衛驕從不貶損既踰嶺囚服就繫謂官校曰兩廣蠻夷雜處總制體尊遽就拘執恐損國威既踰嶺真囚矣人服

其知

寶寶

潮州隋州元路明府韶州隋置元路明府今皆因之恩城在田州北二百五十里唐

羈縻州明設土知州隸廣西布政使岑欽既為絃遂走岑應所乞兵總鎮官即檄應捕欽欽遂殺應已而應弟接祥以兵送欽就道上殺之欽孫桂佩黨亂被誅州遂廢陵水隋置明屬萬州以隸于瓊州府後山在廣州境接雷禮列卿記絃令按察使孔魯討後山賊魯檄廣州知州林泮繪其地圖遣都指揮馬義李敬何清統官軍土兵分四哨以進攻破黃竹長坪等山砦十餘所獲一千八百有奇絃被逮時所議之勦者蓋此役也柳景安遠侯溥之孫

夏六月京師地震

月之六日辛亥也日凡三震八月
乙卯南京及淮揚二府同日震

秋八月封第五人為王

祐椿壽王祐棹汝王祐楸
涇王祐樞汝王祐楷申王質實
明史諸王傳壽王憲宗第九子姚安妃生

十一年之藩保寧正德元年以岐王世絕改就岐邸
于德安汝王憲宗第十一子張德妃生十四年之藩

衛輝涇王憲宗第十二子與申王祐楷皆楊恭妃生
十五年之藩沂州榮王憲宗第十三子潘端妃生正

德三年之藩常德中王憲宗第十四子未之藩卒按
明孝宗實錄稱汝王為十弟涇王為十一弟榮王為

十二弟申王為十三弟益憲宗第十子未名
殤不入諸子之序故所稱行次與明史異

孝宗初政清明
迥非成化時可
比但既欲任人
圖治即當繼察
正邪持以明斷
乃劉吉懷私曲
中郎魯快惡去
彈致喬新竟不
安其位比窮治
無驗並不往以
誣奏示警僉士
而于魯僅予停
休喬新亦聽其
乞休廟堂之上

罷刑部尚書何喬新

時劉吉竊威福屢興大獄喬新率據實直之吉憾甚
前二年夏京城大水喬新請恤被災者家又慮刑獄
失平條上律文當更議者數事吉悉格不行大理丞
閔御史鄒魯覬遷而喬新薦郎中魏紳會喬新外家
與鄉人訟魯印誣喬新受賕曲阜吉取中旨下其外
家錦衣衛獄喬新乃拜疏乞歸頃之窮治無驗魯坐
停俸喬新亦許致仕喬新自為刑部郎時都指揮袁
彬有所屬執不從彬怒使人妬撫無所得即著剛直
聲性尤廉介既居家播州宣慰楊愛感喬新勘訟白
其誣遣使厚致贈堅却之喬新後竟不復起居十二
年
卒
實寶
鄒魯當塗人
魏紳曲阜人

九月以彭韶為刑部尚書

漫無可否致劉
言輩恣橫自若
而王恕彭韶諸
人且相繼引去
孝宗之不克大
有所為實由仁
厚多而英察少
耳

班序先後朝廷
自有定制固無
容爭競于其間
况大臣當以和
衷恭事為期尤
不宜介懷位次

前二年秋韶遂自浙江尋改吏部與王恕甄人材覈
功實仕路為清何喬新致仕以韶代之時安遠侯
柳景為秦紘所劾罷當没入贓數千緡僅十一以其
毋訴免韶執奏曰昔唐宣宗元舅鄭光官祖不入京
兆尹韋澳械其莊吏宣宗欲寬之澳不奉韶景無元
舅之親贓非負租之比獨蒙宥除是臣等守法愧於
澳也
不從

冬十月河溢

開府懷慶及宣武毗陽諸
衛皆被災命有司振其家
賞寶
明火兵志宣武衛
陽衛並隸河南都司

以禮部尚書邱濬兼文淵閣大學士預機務

尚書入閣自潘始初內閣委寄雖重然大學士秩五
品非加三孤及宮傅者仍班尚書下濬前以禮部尚

乃邱潘入閣以
後固不怨不讓
居前心懷不悅
輒于南宴時征
據上坐妄自尊
崇殊失敬共和
中之義潘稱深
于學問者豈明
於人而昧於己
耶

書掌詹事與怨皆晉太子太孫怨吏部長六卿位潘
上及潘入閣自以閣臣任隆當尊異而怨猶舊制弗
讓也潘不悅既而內宴潘徑居怨上其後質實按王
由侍郎詹事入閣者班皆列六部尚書上矣質實雙
溪雜記尚書入內閣自焦芳始王世貞史秉考誤
謂以大臣入閣者芳以前有王文邱潘何云芳始

十二月土爾番復還哈密城

先是阿哈瑪特既據哈密十一城朝廷不加詰責但
令貢使還諭其主歸侵地舊人知中國易與不奉命
復遣使來貢從廷臣議拘留其使臣乃稍懼既而借
賽瑪爾堪貢獅子願獻還城印帝喜召使臣入火內
縱觀獅子戲賽以尚食及使還命內官張蒂護行閣
臣因言阿哈瑪特殺我所立或不即討亦當封關絕
貢今優寵其使臣又遣中使伴送於恩則已過矣况
聞彼方集兵秣馬謀犯肅州名雖奉貢意實叵測彼

彼恃恩無憚或更狡焉以逞則損中國之威不小帝
乃止蒂行却其後使時耿裕長禮部馬文升長兵部
咸知國體于貢使多所裁抑閣臣劉吉方自矯飾亦
頗能持却貢議于是阿哈瑪特知中國有人款關願
還十一城及前阿爾所掠金印邊臣聞諸朝許之至
是果以城印來歸乃厚賜其使先所拘者盡釋還
質實賽瑪爾堪即漢罽賓地元太祖蕩平西域盡以
諸王駙馬為之君長始有賽瑪爾堪之名距嘉
峪關九千六百里○賽瑪
爾堪舊作撒馬兒罕今改

鳳陽陵火

時有遺火山塲者遂延藝九十餘里
巡按官劾留守王正等罪贖杖還職

召秦紘為南京戶部尚書

言官論絃無罪詔起之。○初絃巡撫山西劾鎮國將軍奇澗橫恣不法奇澗父慶成王鍾鑑為奏辨且誣劾絃憲宗重違王意逮絃下法司治事皆無驗內官尚亨籍絃家以所得敝衣數事奏憲宗歎曰絃貧一至此耶賜鈔萬貫旌之于是奪奇澗爵王亦削祿三之一改絃撫河南時成化十六年也絃自為大臣先後以劾宗戚幾重得罪賴廉直受主知所質實明史在著勞績為廷臣所推故得再仆再起也質實諸王表慶成王濟炫晉恭王柁第四子永樂元年封別城汾州鍾鑑其孫也正統十二年襲封奇澗鍾鑑庶子

壬子 五年春二月減陝西織造絨氍之半

巡按御史張文言陝西歲歉之後民病未甦司禮監近下帖子降圖式織造絨氍數百事並宜停止以其價振業貧民命減所織之半是年八月復以質實明水災停南畿浙江額外織造召督造官還

食貨志永樂中始令陝西織造駝氍又云明制蘇杭等府各有織染局裁造有定數天順四年遣中官往蘇松杭嘉湖五府於常額外增造線緞七千疋增造坐派於此始張大秦川人

三月立子厚照為皇太子大赦

帝長子前年秋九月丁酉生張皇后所出也

夏五月求遺言

大學士邱濬言高皇帝當至正丙午之歲始肇帝業首求遺書既平元都得其館閣秘藏又廣購於民間一時貯積不減前代太宗當多事之時猶集儒臣纂永樂大典以備攷究今承平百年中外無事為可使經籍廢墜夫民庶之家遷徙不常好尚不一既不能廣有儲藏即儲藏亦不能久遠所賴石渠運閣積聚

之多收藏之密扁鐫之固類聚者有掌故之官門畧者有繕寫之吏損壞者有修補之上散佚者有購訪之令然後不致廢殘闕失前代藏書之多有至三十萬卷者近內閣書目不能什一數十年來在內未聞攷校在外未聞購求及今失之恐遂放佚自古藏書不一所淡有東觀蘭臺鴻都唐有秘書監集賢書院宋有崇文館秘書省國朝罷前代臺監館省之官併其任于翰林院設典籍二員掌文淵閣書籍南京國子監雖設典籍僅掌累朝頒降之書及舊鈐書板而已今請敕內閣所藏書籍令學士以下督典籍官彙若干冊冊若干卷檢其有副本者分貯一冊于兩京國子監若內閣所無或不備者乞教禮部行天下提學官榜示購訪碑所在有司校錄賫呈其藏書之所二在京師曰內閣曰國子監一在南京曰國子監使一書而存數本一本而歲三所每歲三伏時令翰林院寮屬同赴閣監曝書畢事扁鐫廷臣有因事欲

稽攷者奏請詣閱以為帝規則于文質實前代藏書
治有裨焉疏上帝嘉納之尋有是命質實之多有至

三十七萬卷者北史隋西京嘉則殿有書三十七萬
卷煬帝命祕書監柳顧言詮除其重複得正御本三
萬七千餘卷石渠漢韋元成傳注石渠閣在未央殿
北東觀後漢和帝紀注陸機洛陽記曰在宮南高閣
十二間介于承鳳觀蘭臺漢百官表御史中丞在殿
中蘭亭圖籍祕書鴻都後漢靈帝紀光武元年始制
鴻都門學注鴻都門名也祕書監唐百官志祕書省
監少監丞各一人掌經籍圖書之事宋至設官同集
賢書院唐百官志注開元五年置乾文院寫四部書
六年更號麗正十三年改麗正書院為集賢殿書院
按四部之分始于魏祕書監荀勗一曰甲部紀大藝
及小學等書二曰乙部有古諸子家近世子家兵書
術數三曰丙部有史記舊事皇覽簿雜事四月丁部
有詩賦圖贊汲冢書然勗所分四部以史次子後自

梁處士阮孝緒撰七錄改列紀傳錄于兵錄之前而隋更定四部遂以六藝經緯史之所記諸子集部為序唐四部書因之又以四部各為一庫經庫鈿白牙軸黃帶紅牙籤史庫鈿青牙軸綠帶綠牙籤子庫雕紫檀軸紫帶碧牙籤集庫綠牙籤朱帶白牙籤以分別之崇文館宋太宗紀太平興國三年以三館新修書院為崇文院按宋書王檢傳稱明帝置東觀祭酒晉志稱魏蘭臺選二御史居殿中唐志稱龍朔二年改秘書省曰蘭臺則宋亦有東觀魏唐亦有蘭臺不獨漢也通典稱漢延熹二年置秘書監唐志稱東宮官崇文館學士二名唐六典注稱魏有崇文館則秘書郎掌始於唐崇文館亦非始於宋也宋志稱秘書郎掌集賢院圖籍則宋亦有集賢院不獨唐也唐宋皆設秘書有其官皆稱曰監亦非唐謂之監而宋謂之省也濟云然者

特臨文偶舉耳

六月下御史彭程于獄尋遣戍

程巡視光祿寺見造皇壇祭器皇壇者憲宗齊醜之所也程疏言光祿金錢皆民膏血用之得當猶恐病民況投無益之地先帝篤信李攻省繼曉輩意在求福今二人已伏辜尚不能自免禍焉能福人陛下即位若輩廢斥殆盡何復有皇壇置器果復有此則宜過之將萌如無之請治所司逢迎罪時帝初無造皇器之命特光祿仍故事未革置以備也帝得疏以程暴揚先帝過下之錦衣獄給事中叢蘭亦巡視光祿寺繼上疏論之帝有蘭奪光祿寺柳胡恭等俸已而刑部尚書彭韶擬程贖杖還職帝不許韶復抗章申救且言光祿寺糜用無籍經費不支牲物槩除之市肆大為賈人累及今不節恐無以善後程欲國家惜緩費心本無他但不應引李攻省事疏入帝令光祿寺籍歲出之數以聞而戍程及家屬于邊

實實

彭程字萬里鄱陽人葦蘭字廷秀文登人胡恭扶風人

秋七月振南畿浙江山東飢

從尚書馬文升請也尋命侍郎吳原巡視浙江督有司振飢先是餘杭致仕尚書鄒幹疏言浙江水旱相仍民窮且盜乞急行蠲恤帝曰幹家居尚憂國其賜羊酒文綺勞幹于是浙江特有督振之命時給事中吳世忠請振災無俟勸覆其言尤切畧去近者南畿及山東諸行省各以災告而浙江為甚致屢宸哀屢飭百司經畫乃振恤之典有加而實澤未究良由府縣官吏發粟不時文書勸報動淹旬月俟既得食而飢者已死而流者已遠又况書吏胥役因緣為奸更有不可勝言者今欲約之以法莫若稽諸冊籍以產之多寡驗民窮富凡遇給振視此為則富者不得濫支貧者獲沾實德庶弊革而惠行因條上與水利復

常平倉二事
詔奉行之
質實
餘杭秦縣明屬杭州府今因
之吳世忠字懋貞金谿人

八月劉吉罷

劉吉擅攬權勢專
以傾軋為能豈宜
令其久玷政府
至是以逆旨見
斥轉未嘗其罪
至時論以其耐
人彈擊目為棉
花固不免于輕
薄吉乃安肆精
疑遷延舉子竟
令三試不第者
盡阻其上進之
階遲臆行私奸

吉居內閣十八年柄政久權勢烜赫帝初頗加委任
後眷亦漸衰而吉無去志及是帝欲封后弟伯爵命
吉撰誥劾吉言盡封二太后家子弟乃可帝不悅遣
中官至其家諷令致仕給驛歸吉性機詐善附會自
矯飾銳於行私屢為言路所改屢晉官至少師人目
之為劉棉花以其耐彈也吉疑言出下第舉子因請
舉人三試不第不得復會試時適屆會試期舉子已
羣集都下禮部為請詔姑許入試後如令已而吉罷
令亦不行吉
質實
按明史思澤侯表孝宗張皇后密
歸踰年歿弘治四年封壽寧伯五年三月進
侯八月卒十一月子鶴齡襲次子延齡八年封伯十
六年進侯則時所欲封伯者蓋鶴齡也旋當襲父侯

惡實甚孝宗何
輕聽其言不加
深察耶

爵故封伯
之命亦寢

冬十月更中鹽法

洪武時於各邊開中令商人募民墾種築臺堡自相
保聚邊儲以充成化中始以銀易米然未嘗著為全
至是戶部尚書葉洪請召商納銀運司類解太倉分
給諸邊每引輸銀三四錢有差視國中米直加倍
而商無守支之苦舊制商輸粟單書所納粟及應支
監數齋赴各運轉提舉司如數支鹽既而鹽不時給
有祖孫相代候支鹽不得者商人大困報中亦沒忘
洪新法行爭便之一時太倉銀累至數百萬然赴邊
開中之法廢商屯撤業
粟翔貴邊儲日虛矣

發明葉洪召商納銀之議論者多咎其更開中法
以致邊儲日區而不知明代邊儲之匱自在

屯政不修而不盡闕於鹽法其鹽法之壞又在勢
家乞中而不闕淇之變法也蓋產鹽有盈有絀邊
地不能懸知則但知召商開中而初不為支鹽計
故守支之弊在永樂時已所不免逮憲宗之世勢
家爭先奏乞所賜鹽引動以萬計且許其越場支
鹽不限年次于是商人益困守支而鹽亦壅闕不
行夫商人挽輸數千里外守支至數十年之久而
不得鹽及既得鹽復為奏乞鹽所壅闕而不獲速
售然則商人之病開中亦極矣雖日下令招之其
誰應哉淇見報中之怠乃為更制以利商商利則
報中多報中多則國課裕是亦救弊之策也如云
商屯撤業邊粟翔貴獨不思塞下之地商可屯軍
不可屯乎明食貨志稱成化時屯田法廢戍卒多
役于私家子粒不歸于公廩論者不深咎此而徒
責淇變法亦昧于
輕重之許者矣

十一月停納粟例

初成化末開納米例振陝西河南諸省飢及是尚書王恕言永樂宣德正統間天下亦有災傷各邊亦有軍餉當時無納粟例糧不闕不足軍民不聞困弊比年來一遇災歉輒行捐例人既以財進身欲其砥厲庶隅為循吏豈可得也帝即命止之

癸丑六年春二月錄常遇春李文忠鄧愈湯和裔世襲指揮使

五年春立皇太子頌恩詔中外以太廟配饗功臣追封王者六人皆佐太祖定天下有大勲而其子孫不替爵者惟中山黔寧二王裔餘皆凌夷與編氓伍令吏部訪以聞乃得常遇春元孫復李文忠元孫璿鄧愈五世孫炳湯和六世孫紹宗皆命入指揮使奉先祀時有滁人郭琥自言滁陽王子老舍四世孫亦命

予冠帶奉祀已而為宥氏所訐宥氏者故滁陽王鄰
太祖復其家令世守王基者也禮部審滁陽王碑文
王果無後夫舍非滁
陽王子奪琬冠帶
質實
功臣追封王者六人按明
史功臣表為中山王徐達
開平王常遇春岐山王李文忠寧河
王鄭愈東甌王湯和黔寧王沐英

河決張秋以劉大夏為右副都御史治之

河決張秋戴家廟掣漕河與汶水合而北行造工部
侍郎陳政督治政尋卒命廷臣會薦才識堪任者大
夏方為浙江左布政使以王恕薦賜敕遣之時河流
湍悍決口濶九十餘丈大夏行視之曰是下流未可
治當治上流于是即決口西南開月河三里許屬之
舊河使通漕乃濬黃陵岡南賈魯舊河四十餘里由
曹出徐以殺水勢又濬孫家渡口別鑿新河七十餘
里導使南行由中牟潁上東入淮又濬祥符四府營

於河由陳留至歸德分為二一由宿遷小河口一由
亳州渦河俱會于淮然後沿張秋兩岸築臺立表貫
索聯巨艦穴而窒之實以土至決口去空沉艦壓以
大埽且合且決隨決通塞晝夜不息功乃成帝遣行人
往勞張秋名安平鎮江夏又言安平決口既塞下流
已治黃陵岡居安平鎮之上流河口廣九十餘丈荆
隆等口又居黃陵岡之上流其廣四百三十餘丈黃
河至此寬漫奔放必築塞諸口導河上流使南下徐
淮庶可為運道久安之計廷議如其言八年正月大
夏乃興工築塞黃陵岡及荆隆等口七處五旬而畢
于是上流河勢復歸蘭陽考城逕歸德徐州入運河
會淮水東注于海南流改道以復又築長隄亘三百
六十里起于睢城抵徐州復築荆隆口等隄凡一百六
十里起于家店歷銅瓦廂抵小宋集大小二隄相翼
潰決之患始息水大治乃召江夏還黃河自金明昌
中南北分流其後南流盛而北流漸微明正統景泰

間嘗東決大清河入海雖即修治而支渠猶有存者
至黃陵岡既塞于是黃河始全入于淮而北流遂絕
質實 戴家廟水道提綱運河自安山開折而西北流
有魏河自西南來會又西北為戴家廟開又西
北過安平鎮蓋廟在東平州西安平鎮東南明一統
志孫家渡在濛澤縣東南五十里正統十三年河嘗
決此四府營在開封府城北宿遷縣明屬邳州今
屬徐州府小河口在宿遷縣東亦曰睢清口亳州渦
河在州西三十八里從河南鹿邑東流至城北與馬
宋河合流入蒙城縣界考城東漢縣明屬睢州今屬
歸德府昨城隋縣明屬衛輝府今省入延津銅瓦廂
初名銅牙城在蘭陽西北元嘗置縣後廢劉大夏字
時雍華容人陳政字
以正江西新昌人

夏四月土爾番復據哈密

土爾番既獻還哈密城馬文升言番人素服蒙古非
元裔鎮之不可乃訪求定安王沁布之族人曰善巴
將冊為王以主哈密沁布怒曰善巴不應嗣王爵爵
應歸綽爾濟善巴者故忠順王托克托近屬從孫而
綽爾濟者沁布弟也先是哈密無主廷臣固嘗屬綽
爾濟憚哈密多事不欲立既事定又覩得爵兵部以
其反覆持不許會諸番亦言善巴可立遂副封忠順
王而以阿穆呼朗為都督僉事輔之時五年春二月
也已而諸番索然巴犒賞不得皆怨尋阿穆呼朗又
引默克埒人掠土爾番牛馬阿哈瑪特怒潛兵夜襲
哈密圍之三日諸番莫肯捍禦沁布以立非已意亦
不殺納默克埒衛拉特二部兵來援俱敗去乃執善
巴禽阿穆呼朗支解之伊蘭復據守事聞邱濬謂馬
文升曰西陲事重煩公一日文升曰西域人嗜利自
古未能為中國忠者徐當靖之濬復以為言文升請
行廷臣僉言北寇方強本兵不當遠出乃命兵部侍

卽張海都督同知緄謀往經畧二人本庸才但遣土爾番人歸諭其主令還侵地身駐甘州待之明年阿哈瑪特遣使叩關求貢詭言願還善巴及哈密廷議以番人誦詐欲棄善巴閑關不通貢海等聞之大喜遂逐土爾番使者封嘉峪關而還言官劾其罪並下吏貶秩

質實

張海字文淵德州人○沁布舊

作千奔善巴舊作陝巴綽爾濟舊作綽爾加今並改

發明

上爾番復據哈密已晚然有輕中國之心海等奉命經畧惟當厚集赤斤罕東諸部兵深

入決勝襲斬伊爾庶可震懾番人俾不敢復萌窺伺何竟一籌罔展坐待甘州及聞敕書將棄善巴乃遂閉關逐使拜疏還朝孝宗僅予降秩以示措置平方之謹固為軼罰然與其治之事後何如慎之事前使當日不為廷臣所惑決意用馬文升以任斯役亦何至若海等之所為哉

閏五月免應天蘇松田租

蠲祖一百八十餘萬石水災故也是年以災蠲者滿陽諸衛屯糧六萬四千餘石順天州縣夏稅萬五千餘石及河間保定山西太原諸府平陽諸縣夏稅河南開封諸府夏稅之半祥符諸縣秋糧而蘇松與山東仍皆飢從應天巡撫侶鍾請留蘇松常湖四府漕糧三十萬石畀鍾分振山東巡撫王霽先後請發帑金五十餘萬米二百餘萬石選廉能吏驗口給之活飢民二百六十餘萬質實侶鍾字大明上海人

罷吏部尚書王恕

邱濬與恕不相能恕考察天下庶官奏罷二千人濬請未及三載者復任貧暴非顯著及素行不謹在陞

王恕力持鈐政
秉正不阿政為

奸邪誣劾蒙垢
而去其事實由
于邱濬之陰校
害賢曲直固難
逃公論然方愆
以罷政退閑自
宜杜門靜守何
乃帝心名譽親
欲以佳傳博取
虛譽凡令其刊
布流傳使宵人
得據為口實其
自檢之疏固亦
不能無責耳

任前者勿斥留九十餘人愆屢爭不能得因力求罷
不許太醫判劉文泰者求遷官為愆阻街之文泰
故往來濬家知濬校愆因許愆變亂選法且言愆居
里時屬人作傳錄版行之歷數先帝之失無人臣禮
愆知文泰受旨于濬乃奏辨乞賜廷鞫于是下文泰
錦衣衛訊狀詞果連濬濬亦疏辨帝心不悅愆乃貶
文泰御醫責愆沽名令焚所錄版置濬不問愆連章
辭去聽其馳驛歸愆歇歷中外五十餘年天下稱名
臣必首推愆濬顧尼之
由是衆論大不直濬

六月大旱蝗

飛蝗過京師自東南而西北日為掩者三日戶部請
遣順天府丞畢亨行縣督捕其直隸府衛及各布政
司並令正佐
官行視從之
質實
畢亨山東
新城人

總督兩廣右都御史閔珪擊破古田叛獍

初古田獍種甚繁最強者曰韋曰白曰閔既而皆并于韋賊首韋朝成據古田縣官窺會城遣典史入縣撫諭烹食之前年春副總兵馬俊參議馬鉉自臨桂進討遇伏敗死詔奪閔珪等俸是珪與總兵官毛銳復進兵連破七寨化賊百餘寨皆就撫獍患漸戢于是南京戶部員外郎周琦上討獍三策謂桂林之古田柳州之馬平山勢綿亘復徑岡連大軍北進則賊南走西進則賊東走師甫退則賊盤據如故以是屢發兵討迄不能創賊所當厚集兵力環四面銳攻逼其奔竄之路以覆其巢撫定殘獍召還逋名編戶給田簿租賜復或析村附鄰縣或因俗置上官三年安堵然後班師此為計長久之策如不能然仍止調附近官軍興土兵進勦則師期不可不早往者討獍之師大抵秋徵冬集春初入山兩水既多瘴癘將發

勢不能久駐若于六月調發霜降進攻不致迫于撤
兵則深阻可窮而功乃克集且獍之賊叛雖常數十
洞蝟起而倡亂特一二凶渠郡縣既聞竊發四五
百里稟命制府議撫議勦輒淹旬時賊得以其間連結
諸獍勢乃益熾若責成分鎮軍官乘其蠢動即率所
部偕郡縣吏以時撲滅則可不徵師不糜餉而事濟
此二者亦創賊之策也騎馬平生長諸獍出沒之
地知其情勢故所陳策頗得賊要領廷議皆是之下
兩廣守臣議行而古田尋吾捷守 **質實**
臣幸紓患目前遂置琦策不用 **質實**
古田唐置古
田屬桂林府後沒于獍隆慶四年開復五年改置永
寧州仍屬桂林府今因之馬銓永新人毛銳西海人

伏菴伯
忠之孫

秋七月罷刑部尚書彭韶

韶滋任三年昌言正色與王恕何喬新稱三大老時
內官王明苗通高永殺人戍武昌國公張密建墳踰
制役軍至數萬畿內民冒充陵廟戶及勇士旗校輒
免徭役致見戶不支流亡日衆韶抗章極論皆格不
行而貴戚近習深疾之韶連疏乞休竟致仕去明年
南京地震御史宗彛等言韶喬新諸臣宜召用不報
又明年韶質實張密封壽寧侯贈昌
辛議忠安國公宗彛隨州人

八月京師大雨雹

是月辛未雨雹大如彈丸平地壅積禮部尚書倪岳
疏弭災急務勸帝勤聖學開言路止無功之賞停不
急之役黜奸貪進忠直帝嘉納之先是四方所報災
異禮部于歲終類奏率為具文岳在部乃以日月先
後彙分條析未復授証
經史為帝懇切言之

九月荆王見瀟有罪賜死

初荆王祁鎬三子長見瀟次都梁王見溥樊山王見溥見瀟與見溥同母怨母之暉見溥也錮母奪其衣食竟死出柩于竇召見溥入後園筮殺之逼淫其妃何氏從弟見潭都昌王妻茆氏美求通焉見潭母馬氏防之嚴見瀟兒馬氏鞭之囊王壓見潭死械繫茆氏入宮嘗集無籍子輕騎微服涉漢水掠人妻女見瀟懼其反也密聞于朝召至京帝御文華門命廷臣會鞠見瀟引伏廢庶人錮西內蓋前年冬十二月也尋見瀟從西內掖奏見瀟罪証其與楚府永安王謀不執帝遣使往按問不實見瀟更奏見瀟嘗使造弓弩與子祐柄有異謀驗之實賜見瀟死

質寶

明史諸王表祁

鎬荆憲王瞻峒子都梁悼惠王見溥成化二年封樊山溫懿王見溥成化三年封見潭都昌惠靖王祁鑑

庶長子成化十六年封楚府永安王蓋靖安王榮澹也榮澹為孟炯曾孫成化八年襲封正德十五年卒孟炯楚昭王第二子建文元年始封永安

冬十二月南京大雷雨

按孝陵樹明年六月癸亥七月庚寅並如之

甲寅七年春三月詔羣臣言闕失

以六年冬孝陵風雨之變也尋從給事中馬質實子聽御史劉琬言命內外慎刑獄決輕繫

聽廣平人劉琬宜春人

三月巡撫貴州都御史鄧廷瓚討平都勻苗

都勻苗也富架長脚等作亂迄掠清平諸衛前二年冬命廷瓚偕湖廣總兵官顧溥貴州總兵王通討之

廷瓚以副使吳倬善計畫引贊軍事倬遣熟苗詐降富架誘入寇伏兵擒之乘勢深入連破百餘寨生擒

長脚以歸羣苗震懼廷瓚吉都勻清平舊設二衛九長官司以土人世官自用其法迄虐激變苗民亂四

十餘年今元光就除非大更張不可請改為府縣設流官與土官兼治庶可久安乎是設府一曰都勻州

二曰獨山麻哈縣曰質實九長官司曰都勻廢司在清平苗患有比漸息都勻府西南元地理志所

謂上都勻也曰平浪曰邦水曰平州陸洞曰九名九姓曰豐寧曰樂平曰平定曰陳蒙爛土麻哈州元乾

狃寨長官司屬新添葛蠻安撫司明洪武五年改置麻哈長官司隸平越衛至是升州屬都勻府今因之

清平縣與清衛城同治屬都勻府本朝康熙七年省縣入麻哈州十一年復置縣以衛省入仍屬都勻

府鄧廷讚字宗魁巴陵人吳俾字克大淳安人

命兩畿捕蝗

民捕蝗一斗給米倍之

夏六月康濟河成

初白昂治開封決河既訖工遂自山東循運河而南抵揚州議所濬治時御史孫珩郎中吳瑞方董南河事皆謂高郵州運河九十里自州西北三里入新開河道于湖者五十里湖東南北為隄洪武中障以椿正統中因以石屢決而復修其西北則與武安張良七里珍珠甕社諸湖相灌注縈迴數百里每風濤作挾舟觸隄石輒壞多覆溺者當于湖東開複河以避其險昂是之上其議遂召工開鑿起抗家嘴歷清水

潭抵丁志港長竟四千里兩岸壅土為隄隄首尾置
牌與湖通隄之東又置牌四涵洞一工竣賜名康濟
河會劉大夏治張秋河亦成于是質寶康濟河在高
漕河上下無大患者二十餘年邳州西北新
開河東南俱通運河長濶各五十里天長以東之水
皆匯此而入淮武安湖在高郵州西南五十里張良
河在州北二十里七里湖在張良湖南三里珍珠湖
在州西七十里甃社湖在州西二十里清水潭在州
北三十里丁志港在清水潭北十里列御記杭家
嘴在高郵州北二里孫珩徐州人吳瑞崑山人

秋七月京師地震

月之十九日乙巳也九月戌寅夜雨
京地震十一月壬子京師地復震

命工部左侍郎徐貫經理蘇湖水利

時三吳水道壅塞給事中葉紳巡按御史劉廷瓚乞
遣官濬治乃命貫往偕巡撫何繼理之貫上言東南
財賦所出而水患為多永樂初命夏原吉濬治時以
吳松江滌沙浮蕩未克施工逮今九十餘年港浦愈
塞矣臣相度地勢疏吳江長橋導太湖散入滌山陽
城崑承等湖又開大石趙屯等浦洩滌山湖水由吳
松江入海開白魚洪鮎魚口等處洩昆承湖水由白
茅港入江開斜堰七浦鹽鐵等塘洩陽城湖水由七
了港入海下流既通于是開湖州之婁涇洩天目安
吉諸山水自西南入太湖開常州之百瀆洩漂陽鎮
江練湖之水自西北入太湖又開諸斗門以洩運河
河之水由江陰入大江上流亦通東南水患少矣初
貫奉命奏以主事祝華自隨明年四月事竣凡修濬
河沒港瀆湖塘斗門隄岸百三十五所役夫二十餘
萬華之功居多然是時迫于成功疏
質寶

陽城湖在
長洲東北

受吳淞江之水東接崑山縣界昆承湖在常熟縣東南五里大石浦在崑山縣東南三十里趙屯浦在青浦縣西澱山湖之北南受湖水瀉于松江闊五十丈通江五大浦之一也鮎魚口在吳江縣北十八里自太湖分流出此斜堰在崑山縣西北三十四里與常熟分境七浦在崑山縣西北三十里一名七浦塘鹽鐵塘在常熟縣東北五十里在嘉定縣西十五里七了港一名七鴉浦太倉州北三十六里又東三十餘里曰七鴉浦入于海溁溁在烏程縣西南郡有七十二溁在烏程者三十八在長興者三十四導茗嘗之流注于太湖舊時皆有壩堰節宣所資後多堙廢天目山在孝豐縣西南六十里抗湖諸山其脉皆本于天目安吉東漢析鄞縣地置唐麟德元年移治于舊縣東北三十里明正德二年升州屬湖州府今仍降縣百瀆在宜興縣西南七十五里者為上瀆縣北六十里者為下瀆昔以荆溪居數郡下流于太湖口疏

百派以分其勢又開橫塘袤四十里以貫之導荆溪下太湖瀕湖畎澮皆通焉後漸廢深陽唐分溧水縣地置元升州洪武初復為縣屬應天府今屬鎮江府練湖在丹陽縣城北一名練塘又號曲阿後湖江陰梁太平三年置縣元升路後降州明洪武初仍改為縣屬常州府今因之徐貫字源一淳安人葉紳字廷播吳江人劉廷瓚光州人何鑑世光浙江新昌人祝萃字維貞海寧人

八月以李東陽為禮部右侍郎兼翰林侍讀學士典誥

勅

東陽素績學為文典雅流麗甚負時名預修憲宗實錄及成由左庶子兼侍讀學士進太常少卿至是閣臣徐溥等以詔勅繁請如先朝王直質實明憲宗實錄二百九故事設官專領乃推東陽入閣典之質實錄二百九

十三卷劉吉等奉勅修成于四年八月吉徐溥劉健
為總裁邱濬汪諧副之監修者張懋也李東陽字實
之茶陵人以
戎籍居京師

冬十月立僉民壯法

初正統景泰間嘗募民壯願自効者然未立僉法至
是從給事中孫弼言乃令州縣七八百里以上里僉
二人五百里三人三百里四人百里以下五人俱于
丁衆糧多之家選年力強者以充有司以時訓練遇
警調發給糧以行而禁役占賄縱之弊
富民不願者則上直于官官自為募
質實孫弼鳳陽人

免北京河南湖廣陝西山西被災稅糧

己卯八年春正月諸達寇涼州甘肅總兵官劉寧擊走之

時諂達北部伊畢喇伊木王等入套駐牧小王子及陀羅海之子和碩居賀蘭山後與之相倚勢日強反是月壬子入犯涼川寧與戰擒斬五十餘相持至暮收輜重南行寇復來襲擒其長一人明日參將顏玉來援副將陶貞兵亦至寇乃遁俘其雜弱獲馬駝牛羊二千論功進右都督然寇尋犯宣府三入遼東明年犯宣大巡綏三邊皆震動諸達自元年通貢後出沒套中數擾邊邊將率嬰城怯戰間有俘獲即以捷聞未能一挫向之由是恣抄掠無忌帝常念軍民苦寇特敕鎮巡官振恤給牛種額御邊將寬不以玩寇罪也

質實

伊畢喇伊木王作亦卜刺因和碩舊作火篩今並改

發明

明史稱諂達請部長迭出為邊患與明終始此雖由諂達之強亦明代軍政不修有以致

之耳當洪武之世叛服固亦無常而戎索相維未至大為邊患厥後軍紀蕩然擒獲無幾即以為功

論古貴有特識
固不當勦說雷
同亦豈可獨徇
偏見邱濬謂岳
飛之未必能恢
復論雖未當高
從高渡時勢立
言若范仲淹處
置西夏苟且許
和其失在于畏

玩縱頻年而不以為非所以九邊之士雲屯三捷
之書月奏而敵鋒終未稍挫寇警日益頻仍騎兵
情帥習焉成風論者謂御邊將
太寬所致然豈獨一孝宗哉。

二月乙卯朔日有食之

武英殿大學士邱濬卒

濬在內閣五年嘗以寬大啟上心忠厚變士習廉介
嗜學所居邱第極湫隘四十年不易既老右自失明
猶披覽不輟然議論好矯激譏范仲淹多事謂岳飛
未必能恢復秦檜有再造功聞者無不駭其言性褊
隘與劉健事不合至投冠于地言官建白不當意輒
面折之與王恕不相得至不交一言卒令所私劉文
泰許之去及是卒贈太傅謚文莊文泰往弔濬妻叱
出之曰以若故使相公騎王公負不義名何弔為

事而並非多事
所見殊為杌鑿
至于秦檜誤國
之罪婦孺咸知
而忽許其有再
造功顛倒是非
實足駭人聞聽
濬學問尚稱淹
貫所補大學衍
義自謂其可見
施行何評騭之
謬不近人情乃
至于此蘇試稱
荀卿好為放言
高論而不顧如
濬者殆更荀之

以禮部右侍郎兼翰林侍讀學士李東陽少詹事兼翰

林侍講學士謝遷入內閣預機務

遷方居憂力辭服除始拜命晉詹事時徐溥為首揆
劉建班在二東陽遷繼入閣協心輔政事有不可執
共爭之已而溥致仕去几論言批答裁決機宜悉健
與東陽遷三人天下翕然稱賢相為之語曰李公謀
劉公斷謝
公允侃侃

夏四月下山東副使楊茂元于錦衣衛獄

初命劉大夏治張秋決河已復遣中官李興平江伯
陳稅往協治之興威虐禁辱按察使且多索供億茂
元代攝司事上言治河之役官多而責不專有司供
億日糜百金諸臣初祭河天色陰晦帛不能燃所焚

不如者耳

之餘宛然人面俱耳目口鼻觀者駭異鬼神示怪夫
豈偶然乞召還與銳二人專委大夏功必可成且言
山東既有內臣鎮守復命李全鎮臨清徒滋擾亦宜
撤還流入下山東撫按官勘奏言焚帛之異誠有之
所奏供億多過其實而與銳連章劾茂元妖言詔遣
錦衣百戶胡節逮之茂元莅官有惠政父老遮道懇
節乞還楊副使既下錦衣獄節適叩中官備述父老
懇免狀中官多感動會言官交論救部議贖杖還職
時諱長質實楊茂元字志仁勤人吏部右侍郎守陳之子

發明

劉大夏奉命治河其所陳修濬之策皆可施行其不足以勝任而愉快而必遣中官李興

董其事是視李興過于大夏也楊茂元劾興第下
按撫核勘興劾茂元而即遣錦衣往逮是信茂元
不若信興之篤也孝宗初政可觀獨于倚任中官
之弊猶踵武英憲然則焚帛所餘之異不足為國

家之祿而偏聽瑞暨之私乃
真及以召陰陽之怪也歟

振應天浙江饑

時應天之蘇松等府浙之嘉湖等府並以災告因
命工部侍郎徐賈協同都御史何鑑振之凡給穀米
五十六萬三千餘石帑金三千九百五十餘兩所活
飢民百二十萬有奇尋又特蠲南畿被災秋糧是年
北直隸及湖廣被災稅糧亦皆優免

五月定國子監生分撥歷事期

初洪武中國子監設六堂以課諸生行積分法歲內
積八分者為及格與出身不及者仍坐堂肄業又令
諸生于各司分習史事謂之歷事又謂之撥歷其期
以入監者年月為先後送吏部選用其超異者奏請

上裁多擢顯官其常調者為府州縣六品以下官已而進士日重監生日輕雖積歷事不改初法而監生漸多淹滯撥歷或致十餘年之久景泰以後乃頻減撥歷歲月以疏通之每歲揀選優者輒與撥歷坐監有未及一年者及是監生在監者少而吏部聽選至萬餘人又不得官禮部尚書倪岳乃定議監生諸司匠事一依舊例必日月滿後方許分撥由是諸生在監稍久而選人亦不壅塞時林瀚為祭酒以監生下數撥歷請增貢額岳亦議行之瀚典國學垂十年餼銀歲以百數許悉貯之官以次營立署舍師儒免餼居自瀚始

質實

積分之法司業二員分為左右各提調三堂凡通四書未通經者居正義崇志廣業

一年半以上文理條暢者升修道誠心又一年半經史兼通文理俱優乃升率性升至率性乃積分其法孟月試本經義一道仲月試論一道詔語表內科一道季月試經史策一道判語二條每試文理俱優者

與一分理優文劣者與半分紕繆者無分凡監生歷事吏部四十一名戶部五十三名禮部十三名大理寺二十八名通政司五名行人司四名五軍都督府五十名謂之正歷三月上還滿日增減不定又有諸司寫本戶部十名禮部十八名兵部二十名刑部十四名工部八名都察院十四名大理寺通政司俱四名隨御史出巡四十二名謂雜歷一年滿改上選林瀚字亨大閩人王世貞盛事述云林文安瀚子廷機孫燿俱為國子祭酒三代大司成近世所罕也

秋七月以宋儒揚時從祀孔子廟廷

正統中訓導王昌順請以時入祀孔廟下禮部議未及行至是特命從祀追封將樂伯位司馬光之次

贊賞 按明史禮志孔子廟從祀先儒為佐邱明公羊高穀梁赤伏勝高堂生孔安國毛萇董仲舒后

蒼杜子春王通韓愈胡瑗周敦頤歐陽修邵雍張載
司馬光程頤楊時胡安國朱熹張栻陸九淵呂祖謙
蔡沉真德秀許衡二十九人乃嘉靖以後更定之制
弘治中荀況戴聖劉向賞遠馬融何休王肅王弼杜
預吳澄十人未罷祀盧植鄭眾鄭元服虔范甯五人
未改祀于其鄉后蒼王通胡瑗歐陽修陸九淵五人
未從祀于是從祀先儒凡三十八人自楊時入祀為
三十九人孝宗實錄言時位列司馬光之次而志述
先儒位次為程頤頤之次為時蓋分列兩廡則時
位次光而統左右廡序之時則又又居頤之次也

廣西參將歐磐擊破平樂叛獠

灕江入平樂府境夾江兩岸皆高山盤索遼遠七八
百餘里謂之府江諸獠之所巢也由府江而西南百
六十里曰永安州故為立山鄉自成化中獠賊李公
主降始建州而州西茶山力山猪獠憑險阻與府江

賊相聲援于是並起為亂總督聞珪調兵六萬分四
肖往討擊自象州修仁直隸六峒所向摧克遂偕諸
軍連破山砦百八十六斬首六千有
奇砦以加進都指揮使遷副總兵

質寶

平樂三國
吳置平樂

縣唐武德四年于縣置樂州貞觀八年改昭州天寶
初曰平樂郡元大德中改府明及今因之灤江源出
興安縣海陽山流二百里至桂林府東北復繞流而
南行至灤山北麓陽江流入焉又南合相思江入平
樂府界一名府江亦名桂江茶山在永安州西四十
里力山在州西南三十里六峒永安州之古造六峒
與修仁山澤相連至
為險阻歐砦滌人

八月馬湖土知府安鰲有罪伏誅改設流官知府

鰲性殘虐計口斂民財歲以銀萬計縱淫所部土掃
用妖僧百足屨魅殺人怒其族長官王大慶不阿已

遣人殺之大慶聞而逃乃殺其弟橫恣且二十年有
司利釐賄置不問及是僉事曲銳請巡按御史張鸞
按治按察使洪鍾贊決之捕鯨送京師真樞刑馬湖
自漢時為牂柯郡地尋没于蠻唐設羈縻州四統名
馬湖部時安氏已租稅其地為所私
質實 馬湖元路
據者蓋數百年至是始設流官云 置土官總
管府洪武四年改府仍命安氏世襲知府今省府地
入屏山縣方輿紀要府西有廢浪川州廢馴州廢騁
州府南有廢瀉州唐所置羈縻州也曲
銳萊陽人張鸞字應祥陝西咸寧人

冬十二月復哈密

土爾番既襲執善巴令伊蘭據守哈密借稱汗侵沙
州迫罕東諸部附已馬文升曰此寇桀驁不大創終
不知畏宜用漢陳湯故事襲斬之以指揮楊蓄熟苗
情召詢方畧肅備陳哈密可取狀文升請于帝敕發

罕東赤斤苦峪兵令副總兵彭清將之隸巡撫許進往討進厚結土爾番世讎什呀圖使以四千騎遠往殺數百人什呀圖中流矢卒其子布拉噶忒憤欲報父讎進復厚結之使斷賊道無東援伊蘭而重犒赤斤罕東及哈密遺種居苦峪者令出兵助討于是清以精騎千五百出嘉峪關前行進與總兵劉寧中官陸閏統兵分數道繼之至伊濟穆爾川罕會薄暮大風揚沙軍士寒栗僵卧馬下進出帳外勞軍有異鳥悉鳴將士多泣下霑衣進慷慨白男兒報國死沙場幸耳何泣為將士皆感奮夜半風至大雨雪時番兵集惟罕東兵未至衆欲待之進曰潛師遠襲利在捷賊兵已足用無待也冒雪倍道進奄至哈密城下伊蘭已遁去拔其城俘載八百訊之則皆哈密人為伊蘭所劫者寧附進耳曰斬此八百人可侯矣進不可撫定之探伊蘭所嚮分守要害疏請懷輯罕東諸衛散土爾番黨與以孤其勢遂班師是役也文升授方

畧擬從罕東至哈密問道調罕東兵三千為前鋒持
數日糧兼程進而罕東兵失期進仍由故道伊蘭覺
之遂逸去斬獲無幾然番人素輕中國謂不能涉其
地至是始知畏其鄰部以閉關不得貢胥怨之阿哈
瑪特亦悔後二年致闕求貢以善
質寶哈密行程行
巴來歸仍命為忠順王鎮哈密都司志嘉峪

關外有三道中道自闕西二十里至大草灘灘西三
十里至黑山兒七十里至回回墓墓西四十里至扇
馬城中有二水北流城西八十里至赤斤城城西二
百里至苦峪城東有河苦峪西一百二十里至王子
莊莊西八十里至布隆吉河俗名川邊河西一百五
十里至莽賚泉有水草泉西一百八十里至茨泉有
水草泉西一百五十里至那南那只令西一百里至
紅柳泉有水草泉西一百二十里至哈喇郭勒無水
草哈喇郭勒八十里至五箇井泉口井西一百二十
里至古墩子西一百里至雅克特穆爾泉口西八十

里至哈密城一道由苦峪南歧而少西經瓜州西阿丹六十里抵沙州即罕東左衛有水草逾布格寺七百里至哈密地雖坦而迂曲且無水草人罕由之一道自苦峪岐而少北至伊濟穆爾經阿赤等地皆山口石路甚為險阨馬必脚鞍難行三道俱達哈密按此乃明時通哈密舊道也本朝雍正二年建安西鎮于布隆吉五年改築鎮城于都爾伯勒津哈密絡聯其抵哈密之路又分為兩道一由安西鎮一由沙州由沙州者自州城東北庫克區克舒至陝口七十三里又二十五里至博囉川井六十五里至博囉托歡三十里至鎖鑰林二十五里至蘆杆泉七十九里至苦水百三十里至哈密布拉克八十里至哈密水尾三十五里至哈密城共六日程並汲新井有泉水惟蘆杆至哈什布拉克一程乏水必馱水行彭清字源潔榆林人。什呀圖舊作小禿列布拉噶岱舊作卜六阿互伊濟穆爾川舊作羽集也川莽查舊作莽來哈

喇郭勒舊作哈喇骨布格舊作鉢和都爾伯勒津舊
作杜爾伯津庫克薩克蘇舊作庫庫沙克舒博囉川
井舊作博囉川井博羅托歡舊作博羅
圖肯哈什布拉克舊作哈什布喇今並改

發明

考馬交升曾授方畧于彭清令取捷經調番
兵襲斬伊蘭意欲假道罕東為導耳許進既

會師于伊濟穆爾川矣而罕東失期不至自不可
以坐侍師貴神速若潛兵遠襲而塞上道遙徒足
啟敵人窺伺之隙進昌雪倍道而成功可謂知所
權變者至不殺被俘之哈密八百又以冒功邀賞
尤為人所難能胡世寧跋進所撰平番始末稱其
結諸戎為智深入決勝為勇不殺脇從為仁雖掄
揚或有溢詞然其善相機宜視張
海彭澤相去不可以道里計矣

命內閣大學士撰三清樂章既而寢之

帝頗崇信齋醮因有是命大學士徐溥等言天至尊無對漢祀五帝儒者猶非之況三清乃道家妄說耳一天之上安得有三大帝且以周柱下史李耳當其一列人鬼于天神矯誣甚矣郊社樂章皆太祖所親製今使製為時俗詞曲以享神明褻瀆尤甚臣等于邪說俚曲素所不習不敢以非道事陛下近日經筵早休日講久曠異端乘間而入此皆臣等無狀不足以啟聖心保初政憂愧之至無以自容奏入帝嘉納之遂寢前命

發明

此即嘉靖時所謂青詞也徐溥等正言執奏力折矯誣其視顧鼎臣袁煒之徒以贊元修

取容悅者相去遠矣孝宗即位之初誅李孜省竄鄧常恩趙玉芝異端方士斥逐一空乃至是復信道家之說崇視三清豈遽忘致省前事邪猶幸從諫轉圜遂寢樂章之命可謂善補過矣而中官李

廣顧仍以燒煉
齋醮得幸何哉

丙辰九年夏四月以周經為戶部尚書

經初為吏部侍郎佐尚書王恕秉銓以公正稱通政
司經歷沈祿者壽寧侯張縉妹婿也恕在吾中官傳
旨擢祿本司參議經言非面承旨又無御批不敢奉
命復與恕爭之事雖不能止時論疑焉靈壽奸民獻
地于中官李廣戶部持不得經倡九卿疏爭卒罪獻
地者至是代禁漠為戶部尚書時帝寬仁而戶部尤
奸蠹所萃挾勢行私者不可勝紀少不如意譏毀隨
之經悉按祖宗成憲無所顧四方告災必奏請蠲除
寬逋緩征裁節冗濫雍王祐檉乞衡州稅課司及衡
陽縣河泊所稅供王府用給事中魯昂請盡括稅後
金錢輸太倉經言不可帝嘉納之織造中官請增給
兩浙鹽課引二萬經以鹽筴佐邊不宜濫給先以裁

倉場鹽督中官復增用少監莫英等三人經謂其徒
滋侵擾不可遣壽寧侯張鶴齡家人奪民田毆民至
死且請加徵莊田租經上疏劾論皆不聽然經遇事
輒諫雖言不盡用終不肯少依阿官貴戚咸憚而
疾之質實靈壽漢縣明屬真定府今屬正定府衛陽三

魯昂吳江人

下給事中龐泮御史劉紳等六十二人于錦衣衛獄尋

釋之

御史劉遜既與同官姜縮劾中官蔣琮得罪謫澧州
判官尋遷武岡知州岷王不檢下遜裁抑之王怒王
支歲祿遜不以期給遂訐于朝帝遣錦衣官校逮遜
于是泮紳等偕同官上言錦衣天子親軍非重事不

宜輕造遜生給祿愆期而王奏牽左證百人勢難盡
逮請敕撫按官勘報帝以親王劾一州官輒交帝奏
阻下泮紳等六十二人于錦衣衛獄六科署空吏部
書番滿請命尚寶史及中書代收部院封事侍讀學
士楊守陞貽書極詆瀆失尋瀆與府部諸臣申救泮
等得遜貶四川行都司斷事而守陞書頗傳于世瀛
甚憾質實

岷王蓋莊王梗曾孫簡王膺鉅也按明史
諸王傳莊王初封岷州尋改雲南洪熙元

年徙武岡州三傳至簡王于成化十六年當襲封居
喪飲博無度承奉劉忠制禁之遂殺忠驗寶革冠帶
停封居四年乃嗣龐泮字元化天台
人劉紳掖縣人楊守陞字維立鄞人

發明

劉遜以岷王不檢下思欲裁抑之本未可厚
非即歲祿不以期給其失亦細乃遽遣錦衣

伴紳等即率同官交章奏阻明代言官意氣相矜
遇事輒合詞爭論大率類此實為惡習孝宗欲矯

其弊而創懲之意非不善第以細故逮六十二人同時下獄科署為之一空抑復成何政體耶

六月詔舉將才

初宣德間定舉將才之制令天下都司歲選一人資遣至京都督府甄別錄用自天順末立武舉法材勇多由科目進後雖特詔舉用將才罕有應者至是馬文升請廣選舉令府部臺省諸人別其材所堪者以聞仍會官考校如武舉制帝然其言乃有是詔已而給事中蔚春又請赦天下郡縣訪有山林之士材堪將帥者以禮聘之或擢總兵營或命專大鎮遂有
質實
成功賞及舉者帝亦從之然卒無以應詔也
蔚春合
肥人

免江西被災稅糧

時江西南昌等九府三十四縣並以災告乃命免稅糧五十萬八千餘石是年順天及河南湖廣被災稅糧並令有司察核蠲之

冬十二月刑部吏徐珪請革東廠黜為民

帝改元之歲員外郎張倫請革東廠不報時司廠中官羅祥揚鵬稱欽戒無敢橫然已不勝弊濫倉屯之獄法司承鵬指問擬罪失平珪憤因抗疏論之滿倉屯者千戶吳能女也先是能以女付媒者鬻于樂婦張給曰此慶雲侯家後轉鬻樂工袁璘所能殺妻鬻訪得之女怨母鬻已謊言非已母鬻與子劫女歸璘訟于刑部郎中丁哲員外郎王爵訊得情璘語不遜哲答璘璘歸數日而死御史陳玉主事孔琦驗瘞之鵬從子嘗與女淫教璘妻訴寃于鵬而令張指女為妹引前媒者証鬻女回鬻于侯家此非是奏下鎮撫

明季言官撫拾
虛詞自托高論
不過市名沽直
究于實政無裨
甚至朋黨互分
排擊異己更有
害于國政人心
孫磐所陳未嘗
不切中時弊然
欲定建言為四
等則亦拘迂而
未達事理蓋當
時議論嗚呼
氣與懷私恭半
若在上者果能
虛中聽剖決真

司坐哲爵等罪復下法司錦衣衛獄索女慶雲侯周
或家撫有復命府部大臣及給事中御史廷訊張與
女始吐實法司坐哲因公扶人死當徒爵玉琦及聶
母當杖而科女罪與母同珪言聶女之獄折斷之審
矣鵬榜聶使証服鎮撫司共相蔽欺陛下今法司錦
衣會問懼東廠莫敢明至鞠之朝堂乃不能隱夫女
証母僅擬杖哲反坐徒輕重倒置如此皆東廠威劫
所致也臣在刑部三年見鞠問盜賊多東廠鎮撫司
緝獲或校尉扶私証陷或為人報讎或受首惡賊多
人臣願陛下革去東廠以絕禍原則太平可致臣一
介微軀右左前後皆東廠鎮撫司之人禍必不免願
與其死于此輩孰若死于朝廷願陛下斬臣首行臣
言雖死無恨帝以其狂誕發原籍為民哲等亦放歸
觀政進士孫盤上疏曰近者言官劾人率乘勢敗而
排觸奸倖反出胥吏議者蓋之請定建言為四等最
上彈劾權貴其次補拾闕道又其次建白時政有裨

偽以覆是非自
可以息羣咏而
除結習不此之
務而紛紛第其
高下又豈正本
清源之道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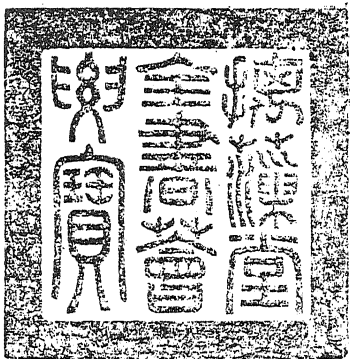
國家皆分別擢叙粉飾文具循默不言者黜之時不
能用後珪以薦仕為丞歷通判論平盜功擢知州

質實

徐珪應城人丁哲嶧縣人王爵安福人
陳玉輝縣人孔琦長安人孫磐遼陽人



御定資治通鑑綱目三編卷十六



總校官舉人 且章維桓

校對官編修 且馮敏昌

騰錄監生 且李馥香